

63133

265196

2826

回 172748

K2512274  
C13



C0796119

平  
子  
一  
母  
之  
母  
本  
取  
語

札記小說

小說進步社印行

# 孽海叢話三編目錄

黑洋老鼠	大小活猴	一絲不掛自投羅網
一絲不存冲破姻緣	小家婦背夫潛逃	富家翁誘妓洩忿
特別之奸案	特別之奸情	真是孽緣
自然好事	男妻四則	嬌娃豈真被祟
贊鬼乃可偪姦	愚人	智女
兩夫一妻	一女兩婿	夢中囁語
夢裏胡行	賭之害一	賭之害二
狂且可惡	麗人何來	蛋女之情何重
嫖客之命何輕	死一個至死十個	和尚十三則
尼姑十五則	和尚與尼姑八則	道士六則

交涉使與婦女之交涉

大令父子之聚麀

老夫少妻之遺孽

莽學生

急色兒

貴公子

紳家婦

淫僧醜劇

妒婦笑談

遊舫揮拳

香車攝魄

小奸奸

冒敷倫

將計就計

殺妻求妻

薄命

# 孽海叢話二編

愬楚著



## 黑洋老鼠

梁伯鸞夫婦相敬如賓。後人輒疑其拘墟過甚，不知敬之一字所以泯嫌疑弭灾禍胥於是基之觀於嘻鳴之家可以知其故也。距蕪湖四十里地有黃池鎮。鎮有某甲。止一婦。貌僅中人姿而詼諧善笑。頗得藁砧歡所居士堵茅茨。有陶唐氏之風。而朽敗過之。春初六出花層累。堆梁棟。不勝其重。以至於覆巢。是夕甲宿縣。得信奔歸。從事畚掘。攤之剔之。妻仍偃臥被池中。春風面依然無恙也。大喜。纔救出。卽見一男子磬折死床頭。則又大怒。問妻。妻不承認。然而辨之無可辨也。適一捕役至。逼而視之。曰此黑洋老鼠積賊也。其事乃白。原其致疑之始。由於平日房中私語。每謂其夫曰須製一項時樣新。

式。緣。頭。巾。與。汝。戴。不。謂。戲。詞。幾。成。識。語。於。斯。時。也。殆。哉。岌。岌。乎。

### 大小活猴

江湖賣技者流。趁新年覓利市。逢熱鬧處。拓地作圍場。搬演各種戲法。杭垣吳山麓。來江左人陳姓。携垂髻女郎。二姿態無雙。演走索。弄缸。諸劇尤臻絕技。觀者以其輕靈而復矯健也。以大小活猴。小小活猴。名之。其登場奏技時。輕薄子弟。故以錢擲女身。爭爲笑樂。一倡百和。青蚨紛紛如雨下。而演戲者。貪賞賚之多也。樂於人如此。一日大小活猴試演翻雲梯一劇。身仰臥於桌上。反託其頭。纖趾翹如承以梯梯上。一童孩正作蝴蝶穿花狀。有一游方僧。得少林衣鉢。取錢數十文。緊縛兩端。堅如寸鐵。觀大小活猴私處。擲去大小活猴。痛甚急。以手接梯下。痛而哭。哭而罵。旁觀憐之。甚咸不平。譟而起。欲毆僧。僧左提右挈。顛者仆者。不一而足。衆知不敵。任僧潰圍大踏步去。而大小

活。孫。於。痛。極。聲。嘶。之。際。猶。能。以。手。接。梯。下。不。致。童。孩。之。墜。地。夫。亦。神。乎。技。矣。  
特。不知。蓮。葉。瓣。能。無。恙。否。也。

### 一絲不掛自投羅網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同爲物類事猶近情乃以求魚之器而忽爲取人之具是則可異也亦可笑也嚴郡某鎮有某甲者與一船婦私雖不能如范大夫五湖一舸載去西施而一雙水上野鷺鷥時時得以交頸而同眠者洵可樂也一夕正在續歡而婦夫適至甲則一絲不掛急從後艄逸出甲本善鳧水者以泳以游約半里許將浮於水面適有夜漁者舉網高起覺甚重疑爲巨鱗燭之人也甲此時欲再跳入水而網懸空中帶著軟性不能作勢惟哀懇解網許以重謝漁翁知來路不正笑曰諒爾身無寸縷烏乎謝甲向手指持一小金戒擲於岸漁翁喜援手出之而整理其網一轉瞬間樹上所掛之短

衫與大手巾已不知去向。然以所得較所失，在漁翁則已占得利也。而甲則可謂獨有急智者歟。

### 一絲不存冲破姻緣

有小康家范姓者，居甬屬菱池頭。其子年逾弱冠，頭禿如鶩，鄰里羞與爲婚。以致飽領鰣魚，况味後有冰上人掉生花不爛之舌，欲與沈姓女締姻，雖未中雀屏，已將成鴛諾。然范姓子終以未識玉人之面爲憾。會女有同居之叔卒，值首虞，延僧禮懺。范遂欣然得計，曰：「妙哉！」予之項上光光正與和尚相合也。遂大著膽服，僧服穿僧鞋，引鏡自照，居然僧矣。於是廁身僧衆中，至沈姓家。藉窺女貌，見女果婀娜娉婷，不覺暗生歡喜。有某甲者，沈之戚，范之友也。是日晤臨，驚見范作方外裝束，大呼曰：「范某曷爲抹郤本來面目乎？」范聞之，如晴空霹靂，神魂俱飛，遂簪極竄去。事爲沈所聞，惡其輕薄，竟與絕婚。君子

自咎由自取夫復何尤。

小家婦背夫潛逃

貞女節婦茹苦含辛數十年采風者彙案以奏於朝朝廷給帑建坊表以風勵薄俗用意抑何深遠哉然而蕩婦尋春廉恥道喪搢紳仕宦之族猶所不免何論小家通都大邑之地猶所不免何論窮鄉川沙鄉人某甲娶婦某氏小家女也甲固農家者流課雨問晴霑體塗足誠不解風情爲何物婦則娟娟自好雅尚清潔時以駿馬癡漢巧妻拙夫爲憾於是背夫出門潛蹤滬上與某店夥苟合貰屋於城內之某巷雙宿雙飛愛情倍至不知者眞以爲夫婦也一日經其夫來城尋見拉其手而強之歸婦舉手批其頰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無理若此吾羅綺而爾藍縷爾不自慚形穢耶鄰人聞婦所言其中多有疑竇方知鄉人之眞爲婦夫也相與嗤之以鼻適鄉人有同類至將

伯助予相與擁婦而去。

富家翁誘妓洩忿

邗江某翁。家擁巨資。平日愛錢如命。不肯輕拔一毛。而其子偏喜作狹斜游。揮金如土。無稍吝惜。一日乘父外出。竊取銀元百數十枚。至某妓家。偎紅倚翠。曲盡綢繆。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比翁查知情形。僨騎四出。始得將子尋歸。而阿堵物。則已作纏頭資矣。翁憤無可洩。心生一計。潛假子名。僞爲召妓侑酒。也者。妓不知是計。濃妝豔裹。乘興而至。甫及門。其子潛遣人止之。妓甫欲回身。而翁與其妻。及女媳等。已攔截歸路。將妓拉入。閉諸空室中。奪去衣飾。至赤條條。一絲不掛。持棒痛毆。如捕快之打盜賊。然妓嬌啼呼救聲達戶外。乃由鄰人毀鍵入。向翁婉勸再三。僅給衣袴。縱之去。摧花折柳。翁真忍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也。而又爲富不仁矣。

## 特別之奸案

捉奸之案。出自下等人家爲多。閥閱門第。不聞有此事也。非閥閱之家之人。無不貞也。內外之界嚴。斯名分之分定。所謂有別也。世風日下。奸案不一而足。姘頭搭腳。所在皆是。但所捉者果爲本夫。猶可言也。乃有身本姘夫。爲日稍久。居然以本夫自居。一聞其婦。又有所歡。卽邀人捆縛。以鳴於官。如蘇州某甲。訴稱妻室某氏。與某乙犯奸。而婦偏以乙爲丈夫。問官正在皂白莫辨之時。忽有某丙上堂訴訟。此婦確係鬟妻逃匿。數年搜尋無著。今知逮案願求給領。官問婦。婦語塞。乃恍然於乙果姘夫。而甲特其先姘者也。於是懲甲乙。有差。而以婦交丙領回管束也。婦德無極。至於如此。傳稱人盡夫也。一言早爲近。今婦人曲曲道盡肺腑。

## 特別之奸情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頗似自了漢聲口。然非深於閱歷者。不能道守此。勿失真覺受用。不窮觀於甯波。近今一事。而益信此言爲不謬。北門外甲某。與西門外乙某爲親串。甲貿易在外。家止一妻。乙有妾。以親串故。往省之。相見後。異常親愛。話長漏短。時已黃昏。甲妻僞爲留宿。乙妾慨然許諾。無何。來一丙。甲妻知事不可。諱竟以外好直告之。乙妾忸怩作欲歸勢。甲妻知歸必漏言。乃堅邀之。留宿之意始眞。且縱丙亂之。以杜其口。時已深昏矣。丙方左抱右擁。樂不可支。而忽有攏門而入者。視之皆婦女羣呼捉奸縛三人。如縛豕。蓋鄰婦素惡甲妻之不潔。而初不虞乙妾之亦在其中也。轄擾至天明。乙已有所聞。不知底蘊。反噬羣婦。借端刦財。不肯干休。重賂乃已。然則好管閒。是閒非者。可以悟已。

古人詩云。一樹梨花壓海棠。此以比老夫之得少婦也。然或爲續絃。或爲籜室。雖曰豔福。猶屬常情。從未有龐眉皓首之人。獨得竊玉偷香之樂。而能使小妮子癡心。相向留戀。難忘者。乃杭城張某。年屆古稀。精神矍鑠。蘭孫桂子。繞膝堪娛。顧有登徒子之好。老而愈甚。比鄰有沈姓女。年甫二八。姿態嫣然。綺思柔情。耿耿欲語。張雲挑雨。逗成囁臂盟。而其母未之知也。女自與張私。行。情不自持。月下花前。不免春光漏洩。母大怒。遂乘陽臺赴會。時將被底。鴛鴦雙雙。擒獲詎所謂姦夫者。非他人。卽張某也。錯愕久之。女自言願賜一死。以魂從張。此身誓不二適。家人無如之何。乃縱張逸去。其殆有夙世緣歟。不然必張有老當益壯之本領。故能得女之歡心也。歟。要不可以思議而得也。

## 自然好事

滬上某甲。在城內開設絞花行。家內堆疊花包。纍纍如山積。有笄女明眸皓齒。半致嫣然。與鄰人某氏子。幼小相憐。情投意合。稍長。誓爲夫婦。而桃源早爲漁郎問津矣。一日女招某至花包房效楚王雲雨巫山之會。不隄防。甲忽回家。發花見一對小鴛鴦。正在雙棲雙宿。樂效于飛。不禁勃然大怒。執而笞之。女泣曰。父親兒實不肖。願甘重責。母累他人。某亦大呼曰。伯父小姪作此不端。貽累令嬪。望將小姪處死。勿致弱質啞冤。時甲弟在旁。邀兄潛商之曰。殺之不忍。縱之不妥。某家亦世族。不如因而成之。以掩此羞。甲從其言。乃令某書立盟誓。倩冰上人求親焉。君子曰。始而亂者。終以禮成彌缺憾。之端掃牆茨之恥。甲弟之言。亦善矣哉。

男妻一

滬上楊樹浦軋花局某女。工年華二九。雖亂頭粗服。而半致別饒。自幼許字

某乙嗣以索聘過奢。以致結褵無日。乙求凰念切。商諸冰上人。約同鄰里。擇於某日作搶親之舉。事爲女兒某甲所聞。奇想天開。忽得一計。因自掃眉掠鬢。傅粉簪花。扮爲其妹。模樣靜坐。待之至二鼓時。忽聞剝啄聲。啟戶視之。乙等一擁而入。不分眞贗。抱諸彩輿中。爆竹一聲。如飛而去。既至。由喜娘扶出。與新郎雙雙行交拜禮。甲任其所爲。默不一語。迨花燭團圓之候。突有娘子軍。洶洶而至。謂深夜刦我丈夫。欲爲汝家。何人覓漢耶。時新人聞之。亦拋頭露面。大踏步而出。見物卽毀。逢人便毆。頃刻間。竟成外攻內應之勢。乙始知中計。大爲懊喪。復經親族排解。向甲謝罪。令其妹子歸俾。成眷屬。異日情深。仇讐得母。以桃僵李代恨。阿兄之多事乎。

## 男妻二

邦上某甲。年逾而立。尙未完姻。半生勤儉。積有資財。遂思譜求凰之曲。鄰有

某乙願作冰上人。代爲物色。因告以某姓女年已及笄。尙未字人。雖無傾國傾城之色。而一笑嫣然。丰韻亦殊不俗。甲親往探訪。果悵素懷。某姓亦願諧秦晉。索取聘金若干。甲一一如命。擇定吉明。行親迎禮。迓以彩輿。導以鼓樂。入門後。紅氍毹交拜。相對盈盈。其時賓客喧闐。有送房者。有撤帳者。笑語歡呼。新郎願而樂甚。方謂洞房春暖。圓成好夢。如探囊取物。且及夜闌客散。春興方濃。新娘忽兩目圓睜。大喝曰。汝何爲者。一手擲落項上花冠。將髮辮解開。現出偉男子。本來面目遽批新郎之頰。大踏步而出。甲大驚失色。急呼鄰舍同追不及而返。及尋原媒根問。則已不知所往矣。

男妻三

某甲蘇鄉人也。莊子鼓盆不堪獨宿。憑媒聘某乙女爲繼室。婚有日矣。六禮既備。百兩斯迎。彩輿在門。爛其載詠。及得新婦歸。雙雙交拜。合巹之後。送入

洞房于飛之樂。此樂何極。不意一經偎傍。多有訝其不類女身者。摸索之下。探手入袴。則紅霞仙杵。觸指翹然。甲固老斲。輸手益不聲。張久渴之下。且唱後庭花。一曲直搗黃龍府。致僞爲新婦者。痛哭流涕。而後已。次日照例回門。女父母以爲昨夜必未嘗問鼎也。欵待久之。仍將新夫婦送歸。迨及同衾居。然處子甲不禁喜出望外。再四叩問。新婦始知乙女。固別有懷抱者。是夜誓死不肯上妝。女父母無如何。權以弟爲代。次日則以鄰婢易之。甲感婢甚。不予以根究。伉儷之情。甚相得焉。特不知其後乙女之究竟如何。而乙子則吃虧太甚也。

#### 男妻四

鄂人某甲。年少美丰姿。家計清貧。不務正業。有某乙者。與之善。笑而謂曰。以子天生美質。而淪落若此。若易弁而釵。與我偕至他處。託言兄妹。求人物色。

當必有登徒子來賞鑒者。屆時乘機鬼脫彼此分財。豈不較爲得計。甲大喜。依計而行。數年來受其愚者甚衆。一日又至某鄉。有某丙見其美出重價爲其子丁納之。至夜分。丁欲圖歡會。甲始以體姪爲辭。繼而極力擰拒。丁摸索良久。觸手崩騰。乃大呼人妖羣起。而欲送諸官有止之者。謂若治以桑獘之律。未免小題大做。盍若牽游四鄉。拚拋郤區區。聘金阿堵物。俾其出醜。而後釋之。丙如其言。事遂已。吁。驅術之奇。竟使人如神龍之不能捉摸。可慨也已。

嬌娃豈眞被祟

越人章某。惜其妻厲於蘇州。設酒肆焉。有一女。年及笄。風致天然。貌甚姝麗。賦性聰慧。尤善女紅。父母鍾愛之一。日清晨。章夫婦推枕起。時已日上三竿。猶不見女起身。以爲海棠春睡。偶然猶未醒也。迨其母入房察之。則惟見錦衾角枕。而女已頓失所在。方疑效卓文君私奔故事矣。繼思門戶皆閉。似非

外遁。於是夫婦徧室搜尋。始得女於厨下。其身則匿於竈突間。章夫婦見而大呼。女若不聞也者。細視之。甜睡依然。罔知人事。章夫婦知爲鬼祟急延巫覡。讓之。女始蘧然醒。鄰里聞之。成謂此宅向有鬼物潛形。入此室處。往往爲其所祟。未有能久居是屋者。章聞之。遂作遷地之計。退避他處。或曰。章固開設酒肆者也。安知其女不偶與麴秀才爲緣。而曰吾醉欲眠乎。必謂鬼祟豈不迷信。

### 縊鬼乃可逼姦

瘍醫殷姓。自病家歸。主人以路遠。遣楊姓僕送之。楊素暴戾。綽號橫虎。沿途尋畔。無一日不與人競也。日暮投宿。旅店皆滿。改投一寺。僧曰佛殿後。有屋三楹。有物爲祟。不敢欺。楊曰。何物敢崇。楊橫虎正欲尋之。促僧掃榻。共殷醫寢。醫心怯。近壁眠。橫虎臥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嗚嗁。自外入。

乃一麗人漸近榻。楊突起擁抱之。卽與接唇狎戲。婦忽現縊鬼形。惡狀可怖。醫戰慄齒相擊。楊徐笑曰。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右手遽褪其袴。將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夫人至縊鬼可以逼姦。則其爲橫虎也。其名誠非虛得。友人爲余言如此。蓋此事曾見灤陽銷夏錄。

### 愚人

有某甲者。見一少女。頗有姿首。顧而愛之。思慕不已。欲求一通欵曲。卒百計不可得。其友某乙知其意。或給之曰。吾有妙計。餉吾酒食。當以計授。則意中人不患不睡手得也。甲喜諾之。盛筵以歎。乙偶於階前擇一黃落之樹葉。謹以付甲。曰。此蟬翳之葉也。蟬鳴樹上。人須聞其聲。從未見其身。皆此葉蔽翳之功耳。人持此以自障。則人不之見。甲卽障其面。問人曰。見我否。給之者曰。不見。遂信而藏之。他日復自障。私問妻孥。妻孥知其故。則亦應之曰。不見。乃

益寶。之一日訪悉少女之家。喜不自勝。持葉。自障。直登其堂。欲入女闥。閻人扭而掌其頰。則曰。子安得見我。噫其愚若此。可與掩耳盜鈴者。把臂入林矣。

### 智女

蘇鄉某寡婦。生有一女。愛若掌珍。幼曾就傅讀書。與鄰子某年相若。同塾而居。暇則弄梅騎竹。兩小無猜。氏固不之異也。迨年華漸長。知識已開。鄰子以女係總角交。未免有情。來相挑引。而女夙嫋閨訓。貞靜自持。因此鄰子不得逞。一日聞女母外出。須越宿而返。遂掩入女室。思效池上鴛鴦。女碍於顏面。插手使去。鄰子誤會其意。以爲夜來事當可諧。翩然而去。至夜竟從曬樓上潛入女室。作暗度陳倉之計。突聞女在樓上與其母喁喁絮語。乃恨好事多磨。悄然而返。蓋女於鄰子初去時。慮其復至。預邀鄰媼作伴。故爲母女相語。使之聞之也。及母歸。告其事。謀遷居以避之。如此女者。既已保已之貞。復不。

壞人之名可謂巾幘之智囊矣。

### 兩夫一妻

杭城某雜貨店有一女郎。雪膚花貌。豔若神仙。見者無不魂輸色授。有某公子者。夙有登徒癖。見女而悅之。囁臂盟深。往來甚密。嗣以奔走不便。思欲納爲小星。據情告父。父不之許。公子躊躇無計。商諸其僕張某。令彼居納室之名而已。爲入幕之客。別營金屋。妥貼安排。迨張僕與新婦合巹。既畢。公子時或問鼎。則僕居外室。避之未幾。張僕以女係已所親迎。忽含醋意。不容公子入室。公子念鵲巢豈容鳩。占隱忍而退。藉他事懇諸父。將僕辭去。張大恐。且女亦不甘以彩鳳隨鴉。不得已。倩友緩頰。願將溫柔鄉讓諸公子。不敢再效鶻蚌之爭。始得免於賦閒。說者謂此僕不費分文。擁有豔質。致使簪纓子弟。暗戴一頂綠頭巾。固己便宜占盡。乃竟思強賓奪主。亦太不自量矣。然如公

子者。何其局量之宏耶。

### 一女兩婿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之常情也。未嘗有一女兩字。兩婿同日親迎者。乃金陵某姓家。生有一女。先曾許字某甲。嗣以甲家中落。頓萌悔意。復議婚於某乙。由冰上人說合。擇吉迎娶。以爲俟女既嫁。雖前婿追問。不難託孔方兄爲和事老也。豈知事機不密。爲甲所聞。有借箸者爲之計。令於是日先備輿馬。登泰山之門。而求親焉。時某結綵張燈。衣冠楚楚。忽報新婿到門。肅恭迎入。正在行禮。又報曰。新婿到矣。某駭甚。進退維谷。迨兩婿相見。不交一言。先後媒人皆向丈人峯評理。立鳴之官。奉差提究。飭暫緩于歸。俟訊斷後。始准完娶。想先入爲主。後婿不免有向隅之憾也。世之不善相攸。棄禮蔑義。以貧富易其心者。曷不各安天命哉。

### 夢中囁語

世多喜讀稗官野史之人。甚至有因此而深入魔道者。天津人李某。生平好  
閱三國演義。日夜孜孜。手不釋卷。一夕與妻共寢。忽發夢囁。口中喃喃不絕。  
既而大聲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事。一伸足間。已將妻踢翻下牀。妻曰。此  
是何爲。李應曰。聞王司徒有七寶刀。一口願賜於操。入相府殺董卓。雖死無  
恨。妻曰。幾幾乎將人踢殺。說什麼。卓什麼。操李復應曰。卓今頗信操。操因得  
近卓。妻知其心迷於三國志也。付之一歎。另自連椅作榻而臥。須臾。李復曰。  
有吾兒奉先。可高枕無憂。旋又高聲大叫曰。好爾三姓家奴。那廂逃走。只聞  
砉然一聲。已自墜於牀下。有頃始醒。妻笑問曰。三國說完未。李已茫然不復  
記憶矣。

人有睡夢之中。忽焉起而行走。行走之後。依然歸寢。及其醒也。並不自知。此其理由。殊不可解。越中有幼婦某氏。貌頗嬌嬈。性亦機警。惟一入睡鄉。則心神迷憮。往往起而行走。絕不自知。其所以然。一夕婦方就寢。夢入華胥。忽起立。惆悵出門。身穿寢衣。足繫鎖練。躑躅街衢。不言不語。如醉如痴。見者疑其身中邪魔。咸目逆而送之。竊竊私語。嗣有相識者。知其故態復萌。突作當頭棒喝。婦始遽然而醒。遂携之歸家。則見其夫某甲。猶酣睡床中。其足亦繫以練。蓋甲知婦有此惡習。故於臨睡時。取小練。將足互繫。俾婦一起行牽動已足。當可驚醒。如此則可止其外出矣。不料此次婦竟將練解開。潛步出戶。而甲尙夢中。故昏然罔覺也。幸即有相識者。喝其醒而携之歸。不然其不爲強暴所賺者幾希。

### 賭之害一

某甲者。農家者流也。性喜牧豬奴戲。呼盧喝雉。習以爲常。有某乙者。與之交最善。每博輒與焉。甲屢戰屢北。積負乙至百餘金。力不能償。乙索之甚急。甲無以應。乃議以牀頭人相抵。惟須再找若干金。甲允之。然甲不敢直商之妻。詭言有某紳覓傭。給令往就。而甲導之。迨抵乙家。妻知中計。無可如何。只得隱忍。妻往乙家。日用優於乙。乙又寵愛之。絕不以故夫念。而甲則以嗜賭故。錦衾角枕。獨且何堪。於是閨中人竟爲人有矣。然甲反洋洋得意。以爲吾固將曳尾於泥塗也。吁。無恥若此。尙復何言。花骨頭之爲害。誠烈矣哉。至於乙。則固與甲爲友者也。宜如何。善相勸。而過相規。反因之而賺其妻。宜不足以人類齒。

### 賭之害二

某甲年逾而立。家一妻。伉儷甚篤。顧甲酷嗜擣捕戲。雖當三戰三北之時。猶

存。再接。再厲。之。見。而。牀。頭。金。盡。不。足。以。圖。再。舉。常。私。携。妻。之。釵。鉗。環。珮。以。  
爲。孤。注。之。資。而。妻。不。知。也。嗣。後。其。妻。查。知。各。物。不。翼。而。飛。知。爲。甲。之。所。爲。無。  
疑。妻。本。賢。淑。並。不。以。詬。諱。從。事。惟。有。嚴。加。防。範。而。已。甲。無。間。可。乘。乃。於。夜。間。  
由。屋。後。鑿。壁。將。圖。窃。取。一。空。方。欲。入。婦。已。驚。覺。疑。其。爲。盜。急。取。棍。猛。擊。之。傷。  
其。股。并。大。呼。捕。盜。衆。鄰。聞。聲。畢。集。持。燈。燭。之。則。受。傷。而。僵。臥。者。卽。其。夫。也。婦。  
方。知。其。誤。心。且。爲。之。慚。甚。乃。謝。鄰。衆。而。扶。其。夫。以。歸。醫。治。逾。月。而。愈。人。於。是。  
咸。譽。甲。之。無。良。而。頌。婦。之。能。賢。

### 狂且可惡

金陵俗例。於財神誕辰。居民多遊玩金山。入寺焚香。以徵吉兆。某年之正月  
初五日。適天朗氣清。春光明媚。遊人興高采烈。帽影鞭絲絡繹如織。有少婦。  
數人淡妝濃抹。風韻天然。乘薄笨而至。惡少數十輩。尾隨其後。評頭品足。任

意嘲謔。婦見勢不佳。退避於金山寺之客堂中。惡少株守之不出。遂以莫須有之事誣及寺僧。僧不敢效金剛之努目。惟勸以好言。亦不肯散。日暮矣。窘急萬狀。卽由僧飛報少婦家。請其以僕役來迎。僕役至。而羣惡少始各鳥獸散。然而諸少婦芳魂幾碎矣。夫婦女入廟燒香。最干物議。無如佞佛之性。牢不可破。其誠心皈依者。雖不乏人。而藉爲口實。陰與寺僧結歡喜緣者。亦所在多有。如此諸少婦者。未爇瓣香。先遭輕薄。我佛有知。其亦怒吹繩一池春水否。

麗人何來

某生翩翩才調。年少風流。留學於日本之某學校。散課之後。時或臨風步月。以滌煩襟。一夕徙倚橋上。獨自沈吟。忽聞女子咳唾聲。心甚異之。奈昏黃月黑。莫辨人形。遂不爲意。適警察掌燈至。照耀之下。瞥見橋邊立一麗人。鬢年。

美貌頗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概。俄而警察去。遠此女。卽姗姗其來。與生作寒暄語。生拒之拂袖而回。與諸友言之。有甲乙者。聞其事。心慕焉。請生偕往。重訪之。見女仍傍圍牆而移徙。若確有所待者。忽見來者。人多頓現羞澀態。匆匆望河邊去。及衆人趨而偏視。忽焉不知所往。狐耶鬼耶。令人無從猜測。若此生者。見色不動。固少年中所不可多得。殆佛家所謂有定力者歟。不然殆矣。

### 蛋女之情何重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此二語者。久爲自命風流之口頭禪。然僅對於男者而言也。欲求諸妓女之多情。則眞不可多得矣。粵垣小東門外東基地方。爲沙艇停泊之所。有蛋女小秀者。珠娘中之翹楚也。一夕有甲乙二人。欲雇艇子。問價於小秀。小秀以掩袖口媚語承迎。甲乙情爲所動。遂登其舟。目語眉挑。

綢繆倍至。甲至此不禁神魂飄蕩。手與口俱方欲倚玉偷香。而小秀因羞生懼。逃至艇頭。暫爲躲避。甲情不能舍。復踵而調之。不圖立足未穩。翻身落水。遂致戲水之魚頓化飲河之鼠。幸鄰舫竭力撈救。始得上船。秀憐其水衣如畫。寒噤難堪。因解己之衣。衣之而並舉火以烘其衣。且飲以禦寒之品。俟其煖。別雇小艇以送之歸。如小秀者真可謂有情人矣。然如甲之輕薄性成。幾與伍大夫爲伍。其慶生還亦幸矣哉。

嫖客之命何輕

浙人李某與皖人董某年逾弱冠。契洽殊深。旅居滬上。酷好冶游。一日至某么二院。各選得一妓。纏頭一擲。彼此定情。次日薄暮。聯袂復來。令備酒肴。開懷暢飲。飲畢。橫陳於榻。將復尋臥。游趣有女傭見李神色頓異。疑有急痧。詢明寓處。報知龜主。方欲送回。董在旁言曰。我與李皆已吞煙。意圖畢命於此。

龜主聞之心益急立雇人力車二令人扶之坐疾馳而去至棧門首棧主見勢不佳不肯納不得已乃折而復回爲巡捕所見持燈燭之李已氣絕惟董服煙較少送醫院救得甦聞二人者以治游故致生意虧耗無力彌補故萌此短見然少年失足正多補救之方乃一則幸獲返魂之術一則終無續命之絲有識者心焉傷之而歎其不善處世也

### 死一個

松江西門外青松石地方。有某姓者。家有一螟蛉女。本爲其子作童養媳。後以子頑梗性成失愛於母。乃另贅某縫工爲婿。張燈結彩行合巹禮。洞房花燭熱鬧異常。其子見之。波興醋海大肆咆哮。霎時間將新人所穿之絳衣撕破。宛如天花亂墜。滿地紛紛。縫工睹此情形。羞憤交集。私服生鴉片堅臥不起。逾時畢命其子見事決裂。已如黃鶴之高飛杳無踪跡。或曰兩雄不並立。

此女既先配子。贅又縫工。其爲難之處。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然縫工身當其境。豈無不可自全之理。乃遽萌短見視性命如鴻毛亦殊不值得矣。說者曰。是真所謂怨偶也。因緣簿上。殆空掛虛名哉。

死二個

會稽人某甲。操魯班業。居城中。有一妹。幼字鄉人某乙。香閨靜守。待賦天桃。無何年屆破瓜。一點芳心不耐。岑寂與同業某丙有染。匪伊朝夕。一日爲乃兄所見。深以爲羞。爰集多人。將交頸鴛鴦。雙雙捆縛。正擬捉將官裏去。已爲縣中差役偵知。競來索詐。紛紜擾攘之際。適值某乙以家計維艱。無力迎娶。亦於是時。搶親甫至門。見人已蜂屯蟻集。疑已風聞準備。探諸鄰右。始悉顛末。乙自忖。寢貧安能再娶。完璧不若收拾殘花。聊免春風抱怨。故擬仍將該女娶歸。而丙與女反守白頭之約。堅不允從。乙無如何。祇得暫爲空手而返。

詎越日乙與女已私相約相與仰藥畢命矣嗚呼一對可憐蟲可謂愚可謂癡可謂無恥

### 死三個

嘉興東門外某地方有一塘焉水甚澄清游魚可數迤西有小村簷深林密美蔭交加時有近處閨女三人年俱及笄喜其清幽每日相邀憇塘邊大樹下習女紅敘欵曲相得甚歡遂計爲姊妹行而標梅迨吉皆不免於懷春一日有星士扶杖而過三女延推八字皆不相上下乃相與笑曰吾三人生則若是不知死復何如星士笑而應之曰他日死則同穴亦未可知星士去三女憶及同穴之言欲證其事遂携手河梁互相推溺時有垂髫女牧牛於旁亦從而躍入塘內恍惚中似有人抱起謂之曰此非爾安身地也可速歸女凝神視之身已在岸卽奔告三女之父母始得撈香軀於水底埋玉骨於隴

中嗚呼紅顏未老白水無情三女但願同日死不願同日生是豈兜率宮中仙子。墮寰滿撒手人天棄簪環如敝屣耶抑係龍女轉世厭棄紅塵仍歸水府耶不可得而知已。

死四個

揚州有某甲開設大麥糖坊家有一妻伉儷甚篤生一子尙襁褓其比鄰某乙有一女丰度娉婷春情脈脈甲垂涎久之多方勾引明來暗去遂成囉臂之盟未幾珠胎暗結玉體膨脹爲乙之中表親某丙所知備以其情告乙乙聞而大恚歸家將女勒斃瘞於榛莽之間甲自女死時或聞空中啜泣聲或拋磚作響或暗室露形亦內不自安一日甲在地窖大鍋中熬糖忽見其妻在旁陡起淫心妻正詞以拒甲固強之一失足顛入鍋內徧體盡沾熟糖妻駭愕無所措抱其子投鍋死及衆人至救無及矣將甲夫婦及其子設法撈

起皮內盡脫。慘不忍覩。論者爲女鬼之索命也。筆而誌之。以爲登徒子作晨

## 鐘暮鼓。

### 死五個

上海吳淞江北旗昌縷絲棧在也。繭絲抽乙乙。惟小家婦女之是親。其日出而往。日入而歸者無慮數十百輩。平日攝裳聯袂移鳳屨過虹腰。要無俟揭淺厲深。詩歌匏葉。某日以老闌橋易置柱礎。暫止行人。則彳亍水濱者乃印須我友矣。一日傍晚有縷絲女十數人同登某划船歸渡。歸時則潮平如鏡。風靜無塵。方謂一轉瞬即便誕登。不謂舟小人多。行近彼岸時。遇一小火輪。激浪生波。全船傾覆。經人急救而已。死其四。皆年輕貌美者也。正招親屬認領。忽來一美男子痛哭一場。亦躍入波心而去。迨救起時已無返魂術矣。說者曰此殆有情人也。特不知四女中伊誰之屬耳。茫茫恨海。其何日填平哉。

死六個

婦女燒香。本于例禁。禁之實所以庇之。奈蠢愚無知。輒敢違禁入廟。卽幸而安然無事。而以清白閨媛。俾賞鑒於縕流之目辱已甚也。况種種禍機。皆隱伏於三寶地哉。浙東之某山有某廟。地最荒僻。僧常出外募化。只留一香火管廟。一日有牧童三四進廟嬉遊。見婦女五人。皆捆結於廟之左右柱。一絲不掛。口塞。敗絮相與。大驚而出。號召衆人入廟。醜態不可逼視。解縛而下體皆冰矣。再入禪房。檢驗一老香火。亦僵臥於地。面色青腫。膽碎而死矣。急為告知各家。取衣收殮。無疑其為盜刦也。含冤忍辱。莫此為甚。祈福歟。取禍歟。願婦女之入廟燒香者。審處而熟思之也。

死七個

或問喜事宜鬧乎。宜靜乎。曰。宜。鬧。間關之詩曰。或歌且舞。日燕笑語。兮皆鬧。

之明證。然鬧之於堂。非鬧之於房也。鬧之於堂。固是賓主交歡之意。鬧之於房。與新娘一場胡鬧。甚無謂也。鬧房之俗。以寧波爲最盛。有某姓者。娶婦之日。賀客盈庭。賓既醉止。招我由房。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樂甚也。不料人數太多。竟將擋樓板之橫木。壓折諸客。如大羅天衆仙。紛紛墮落。新婦亦作金谷園之綠珠。是役也。除受傷不計外。新婦莫返。香魂而伴娘二人。伴而來者亦伴而去。諸客擡送回家。其受傷較重者。死者四人。幸新郎並不在房。得免於難。噫。樂極生悲。可賀也。而又弔之。而一座廣寒客。縱有吳剛之斧。重加修葺。然嫦娥已下降。而不知何往矣。今之文明結婚者。其可一挽積習乎。

### 死八個

金陵某營弁勇。奉憲檄赴鄉捕盜。固將爲民除害也。詎害未除。而轉以爲害。某日有勇六人。約伴至某處。時則天低野曠。四顧無人。轍有二女郎。皆破瓜。

年紀解珮。丰神隨一弱冠之兄長前來。六勇見之。陡起不良心。叱其兄曰。爾何人。斯敢約二少女偕逃乎。其兄未及回言。勇卽以手鎗從事。兄駭而奔避。不復顧及。弱質伶仃。勇遂於光天化日之下。將女次第輪姦。比其兄號召鄉人。追蹤而至。則二女皆血污狼籍。魂赴泉臺矣。鄉民圍而擒之。六勇無一脫者。乃稟由營官押解營務處。會同上元縣驗明女屍。提勇推鞠。直認不諱。當由官詳制憲。制憲大怒。諭令軍前正法。人心爲之大快。一時歡樂。駢首受誅。淫惡者可以鑒矣。

死九個

粵西女子有結爲金蘭友者。大都以十人爲率。凡所結契之人。皆願與姊妹行。常相聚處。不以有夫爲樂。父母有强嫁者。則預習迷夫術。以殺之必歸甯。與蘭友相聚而後已。否則甯同死也。有某鄉某氏子娶某氏女爲室。到家時。

已魚更四躍。乃令新婦暫宿洞房。而以郎君伴之。次日再行合巹禮。蓋是處故有此俗也。詎至日上三竿。猶是閉門不起呼之寂然。相與破門入視。則男死於床。女死於梁。正擾攘間。而外人已喧傳。女家姊妹行。是夜。駢死於室者七人。尙有二人。年較稚。居較遠。其父母不舍往。女家送嫁。故未死也。此固一大惡俗。安得有人焉起而革之乎。

### 死十個

廣東番禺縣屬之三山鄉。有某甲者。以捕魚爲業。一日臨流舉網。網甫離水。覺有重物。甲以爲漁翁。今日正大得利也。盡力收網。起乃係婦人屍。大驚。欲棄去。而密視其身。則有新紅布束縛腰際。乃又盡力牽之。離數尺。又一屍。如是者。得其十。不啻牟尼一串珠。於是遐邇哄傳。以爲非常奇事。眞奇事也。此十人者。事前必有要約。何厭於所生。何快於所死。且又蟬聯繫縛於一紅布。

之上。又似從容閑適之極。令人索解。人而不可得。真奇事也。或者曰。此卽金蘭。十姊妹之流也。其然。豈其然乎。

和尚一

昔有妖人桑翀。弟子二十七人。矯揉造作。束髮爲女子妝。假託巫醫。汚人閨闥。其後一一伏法。見於說部。不謂證諸近事。竟有如出一轍者。天津之任莊地方。有一年少尼僧。相傳能看香頭。爲人讓災。療疾。見人不敢仰視。羞澀可憐。無知婦女事。若神明認爲乾阿嫗。拜作佛弟子。指不勝屈。此尼忽來忽去。蹤跡靡常。如是年餘。絕無疑之者。一日被人窺破。知其從不昂頭。實護項下。梭梭之結核。蓋非雌而實雄也。相與圍而捕之。時方夜半。淫禿適與婦女數輩。作長枕大被之樂。聞人聲。知事洩。欲踰垣遁。已爲鄉民所擒。遂執而送諸。零堂。父母斯民者。因之盡法懲治。而世俗婦女之惑於看香頭者。亦可憮然。

然而悟矣。

### 和尚二

鳩江西門外白衣庵某僧。塵緣未了。綺障殊深。與附近某姓女有染。肉蒲團上結就因緣。歡喜參禪已非朝夕。久之春光漏洩。爲人捉獲。僧自知不守佛戒。向衆叩頭謝罪。許以重賄。始得釋歸。厥後頓爽前約。衆怒甚。向僧官具控。僧官惡其玷污佛門。援引佛祖荼毗之例。令在庵後空地堆置乾柴灌以油。使僧端坐其上。諸沙彌圍繞。噠經旋命舉火。霎時碧焰上騰。紅光四射。僧初猶躍起欲逃。在後無名火。三昧火。一片熊熊。僧始跏趺示寂。衆之聚而觀者。莫不拍手稱快。說者謂近世禿子大率犯淫。若盡援此例。吾恐焚之不勝其焚。安得大士慈航。盡此僧而渡登彼岸耶。

### 和尚三

杭城有某寺僧。六根未淨。四大難空。與鄰近某氏婦有染。禪榻鬢絲。兩相繕捲。又恐被人窺破。令婦夜來曉去。行蹤秘密。同參歡喜之禪。而我佛慈悲亦不以玷污佛地爲斥。一日爲某孝廉偵知。帶同二從人。於五鼓時至寺之後。門外坐待。天甫明。僧披衣送婦出。瞥見孝廉等。大驚。知事洩。邀之入室。孝廉密謂僧曰。昨夜有人惡作劇。將排闥而入。吾恐驚殘好夢。特來爲護身之符。否則事已敗矣。僧取四百金爲孝廉壽。孝廉笑却之曰。今正春宵。請以一刻之數界。我僧無奈。如數以獻。始散去。古人云。春宵一刻值千金。孝廉可謂善於引證也。然而孝廉不廉矣。

和尚四

利之言乎。鎖也。名之言乎。纏也。茫茫塵世焉往。而非牢籠。至於遁身空門。則六根清淨。無束無拘矣。乃觀某僧則不然。僧卓錫於滬上青蓮庵。身棲白社。

心戀紅塵與雉妓某。設無遮會。結歡喜緣。時往妓處尋歡。僧固大弟子。天花散來。著身不落。妓亦以一副鎌子骨作慈悲施捨。一則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一則所謂做一天鐘。撞一天和尚。兩情酣暢。倍極淋漓。後爲老僧所知。屢作當頭之棒喝。無如塵緣未斷。覺路難開。爰製木籠羈之利之鎖耶。名之縕耶。從此一龕供養。入定易出。定難矣。特不知某雉妓知之門關月下。慣受僧敲。又將河以爲情也。

### 和尚五

身入空門。心地不清。強而遏之。是猶防川。川壅而潰。欲橫則流。同在氣化之中。而必令其如枯井之無波。難矣。大抵節操二字。惟聖賢爲能。實踐下此。卽難言之。况乎披薙非其本心。而爲父母强令之者乎。金陵妙相庵住持乙僧。與丙僧同受甲僧法戒爲弟子。乙僧以不守清規。爲有司所呵斥而驅逐之。

後丙僧又不知因何事故。經某紳罰令在五百尊羅漢前各誦金剛經百徧。清其心以修其身。亦君子愛人以德耳。有知其事者。謂乙僧先卽與某紳之女私。自己僧出逐後丙僧起而續之。某紳既控乙僧於官而逐之矣。不料丙僧之實承其乏也。然何不仍援曩例。而以逐乙僧者逐丙僧乎。僅僅罰以誦經。則固丙僧之便宜也。而某紳之大度斯真不可及矣。某紳女先後與丙乙兩僧參歡喜禪。其修行尤非淺鮮也。說者曰。勒令兩僧還俗。俾如願以償也。特恐女之非和尚不歡耳。

和尚六

某埠某客棧寓一僧。饒於資。日招妓侑酒。棧主乘間諷以言。答曰。吾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侑酒何害也。於是笑語喧闐。輒作長夜之飲。至於銷魂。真個則歡喜禪。又誰禁其參也。按。心中無妓。一語真是大言欺人。古來賢人君子。猶

自知不能無想像。故以克復爲修省工夫。而淫禿反藉此以文過試問。心中之有妓。無妓誰見之。而誰知之。果其心中精微潔淨。翳障全空。則設色相於目前。亦屬多事。且其所飲者酒。所嚼者肉。亦可謂爲吾口中有酒肉。吾腹中無酒肉乎。欺人之言。其誰信之。客有爲之進一解。曰。吾心中有妓。目中無妓。或問其故。客曰。懸一格以相待。卒未之一見。凡生平所遇者。不過空花過眼耳。此悟澈語。非好爲前人翻案者。

### 和尚七

揚州財神廟僧。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孫。事事與俗家同。惟髡其首耳。廟爲運署司香火。故有財鹽務中之媚神者。皆與往還。故有勢財勢兩全。而又奸巧。故得安然擁妻孥。而無事。其所以無事者。則於同治初年稟呈地方官。稱某之出家。迫於賊。今故妻重逢。請示作何位置。時官軍方全力搏南京。籌丘。

餉。且。不。暇。不。急。之。務。不。甚。措。意。姑。批。給。貲。養。贍。而。適。墮。其。奸。計。中。於。是。該。僧。之。有。眷。屬。不。啻。奉。憲。諭。而。爲。之。矣。時。有。婦。投。縣。控。僧。自。認。爲。僧。之。妻。指。廟。中。之。婦。謂。爲。妾。官。又。批。如。前。僧。乃。得。左。抱。右。擁。之。樂。矣。事。迹。汚。穢。毫。不。知。非。子。若。孫。世。其。家。數。十。年。來。尙。仍。舊。貫。云。

### 和尚八

杭州天竺靈隱之僧人。大都皆有外室。某寺僧與某家婦私。非一日矣。會大比年。某家以房屋租作考。寓某縣某生。租得婦之臥室。婦遷讓他所。收拾其零物。鍵鎖其箱籠。而牀帳依然。爲某生下榻處。一夕。生方就寢。忽見一人。自窗外入。遽登其牀。相與摟抱。生駭而起。僧知誤。卽遁去。起而燭之。得遺扇一。則某某上人上歟也。明日蹤跡之。知爲某寺僧。袖扇謁僧。作完璧趙僧以百金。壽兩相心照而已。生歸。寓償租值。當日他遷去。婦返已室寢焉。次日婦不

起家人入而視婦斷頭死矣。衆大駭異。莫得死之由。報官請驗。終以疑獄無定讞。生聞之不敢言。僕被歸里。不復作功名想。蓋僧以奸事已敗露。非殺之不足以滅口。殊不料生去而婦返也。於是乎李代桃僵焉遲之。又久生乃爲人述其事云。

### 和尙九

蘇州某寺僧。涎鄰婦某氏色。冥情思慕。已非一日。千方百計好事。竟成。有時潛往婦家。有時引婦到寺。兩情纏綿恩愛。非常時爲一班流氓所值知。候婦入寺。一擁而入。將大肆其敲詐手段。婦以計脫。僧竟爲其所勦。有一黠者。拾一蟻巢之枯樹根。蒙蓋僧頭。而挾持其兩手。蟻得僧頭熱氣。驚而四出。橫行亂竄。無孔不穿。奇癢難搔。涕泗迸出。終倩家兄作和事老。則亦不言可喻矣。說者曰。以小頭故偏治其大頭。未免治之不得其當。然以一個和尚頭得物。

蒙蓋亦美事也。蠕蠕作癢，欲搔不得，又趣事也有美有趣致，涕泗之迸出，則固舒暢之至而大快之事也。光頭何修而得此，嘻妙矣哉。

和尚十

松江之西門外米市渡口，有鄉人焉，支茅作屋，撤網撈魚，臨水生涯，頗爲不惡。一日斂網，其重百鈞，疑爲十倍利市也，極力曳出，乃見兩人，一女一僧，手皆反接，其爲姦案，無疑。女年約不過二十，面目娟好，辯髮而天足，似學生裝束。僧年稍長，皆生氣奕奕，當落水未久者。夫色欲之事，亦難言矣。人苟非一貧徹骨，游蕩不事事者，誰無糟糠妻，猶不免於踰牆穿穴，存得隴望蜀之心。利尙獨非血肉體而必於彼乎？是斬於理亦欠持平。况姦出於和尚，固有願與之和者，送官究辦，按律不過杖責勒令還俗而已，無死罪也。鄉愚恃蠻妄作，殊非造福之道。

## 和尙十一

京師德勝門內。鸚哥胡同有某部郎者。家有一女。及瓜年紀。解佩丰神。人皆豔羨不置。每於夕陽西下。徙倚門前。嫣然一笑。媚麗欲絕。有護國寺喇嘛僧。某見而垂涎。多方引誘。哄至寺中。另闢小院。以當金屋之藏。閑置月餘。女頗能參歡喜禪。而僧亦現身說法。寺甚空曠。故住持僧等俱未之覺。從此借淨域爲陽臺。嚙臂盟心。永不插紅塵之脚矣。詎知好會無常。一日該僧忽與女口角。反唇相稽。女乃高聲呼救。僧恐肇事端。放之歸家。女父正在無處尋訪。得女後。卽赴官廳控告。立卽飭提喇嘛僧到案訊問。照律究辦。未知公庭對簿時。一光頭一丫髻兩人作何情狀。或謂護國寺爲京師極大禪林。今乃有此穢迹。豈活佛偶動凡心乎。抑女本散花仙子。偶與維摩游戲乎。呵呵。

## 和尙十二

越人陳某家有一妻一妾。而膝下尙虛。妾性喜佞佛。時以祈嗣爲名。入廟燒香。因與某僧有染。或效天女之散花。或學麻姑之搔背。鬢絲禪榻。纏綿殊深。而大婦與夫固未之知也。一日僧喬裝比邱尼。赴妾處託言諷經。求子。以掩耳目。大婦亦不之疑。及陳歸。尼似有驚皇狀。遂留心窺察。見其與妾眉目傳情。知有暗昧。商諸妻。具伊蒲饌以餉之。而使妻與接席。勸飲再三。尼辭以醉。妻故強之。酒汚其襟。乃佯爲拂拭。而實捫其胸。知無乳峯。暗告於陳。執而驗之。男子身也。遂納之。豚笠昇至河濱。而投諸水。其妾亦鬻諸他姓。當閱野史。

見載姦僧犯色界而被溺者。有填望江南詞一闋。以嘲之。其詞曰。江南竹巧匠。製爲籠。付與法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信色。皆空可以移贈此僧。

和尚十三

某明府政聲卓著。人頌神明。風塵中之能吏也。日者有寡婦。淡妝素服。貌似。

徐娘送一十七歲之子至署。控其忤逆。請官盡法懲辦。官將婦再三開導。婦堅請治罪。官謂爾要將子處死。亦須給以一副好木棺。可速辦。十千錢來少頃。婦持錢至。問從何來。則曰質庫令出票辨之。見內有僧衣數件。詰婦。婦謂與此僧爲鄰。向之商借。官立即飭提僧至。責以出家人慈悲爲念。何反助桀爲虐。命笞之。僧叩頭不已。乃使罰錢二十千。以自贖。既而又傳質庫人至。謂僧俗混雜之物必是來路不清。爾典何不加盤問。漫焉受質。論法當罰。今本縣有一學徒。欲命爾携回典中學習生意。爾願之乎。則應之曰諾。遂命婦之子當堂拜謝。傅且爲述其事。并將錢十二千令代贖。衣餘交徒零用。案遂結。良有司全人骨肉。護人名節之苦心。真令人莫測哉。特太便宜。此淫禿耳。

### 尼姑一

嘉興城內外多尼庵。琳宮梵宇。不一而足。顧皆淫邪淵藪也。有雖尼法名某。

者華年三五。丰致嫣然。雖已削去八千根煩惱絲。而傅粉塗脂。無異閨中妙選。時有宦家女夙耽禪悅。焚香繡佛。與某離尼共參玉版禪。顧幼已許字某姓子。無何于歸。有日將賦桃夭。女聞而憂之。遂與離尼謀急急僉期披薙。夫家怒。據情控諸琴堂。縣官某明府乃帶差親至拘拿。閽住山門。甫欲入內。忽一比邱自雲房出。遂飭按住就佛前笞責數百版。繫以黑索。連女及尼與老尼。帶回研訊。供詞矛盾。閃爍支離。明府亦不與深究。祇飭將尼等分別責懲。女則給其家領回。嘻佛法以清淨爲宗。今乃齷齪若此。奈何世之沈迷不悟者。猶願皈依蓮座。甘心佞佛耶。

尼姑二

嘉興北門有酒肆主某甲。與附近某庵中之比邱尼結歡喜緣。禪榻鬢絲。蹤跡秘密。竹籠綺障。蓋幾經菩薩之低眉矣。不謂邪緣所遇。甲復與某姓傭婦。

阿珠有私珠。巧擅梳掠。年雖二十。猶是雲英未嫁之身。物色得甲。方圖寵擅。專房。白頭偕老。相晤既久。漸知甲與尼有染。乃密伺之。一日跡得甲往庵中。徑叩禪關。扭甲而責其薄倖。尼亦惡珠之驚散。于飛相與詬諤。佛堂之地。穢聲外揚。甲不敢爲左右袒出。庵逃歸。珠與尼相爭不已。扭至酒肆。質證於甲。觀者爲之塞途。尼始含羞而去。珠則曳甲同返私室。一時見之者無不爲之掩口胡盧。

### 尼姑三

定海陳某。風神韶秀。不啻衛玠璧人。一日赴甬北觀會。瞥見二美尼。亭亭裊裊。姗姗而來。其少者丰姿尤麗。如散花之天女。搔背之麻姑。心醉魂銷。低徊不忍去。尼見陳亦如天台仙子之逢劉阮。顧盼有情。某遂尾尼後而行。至庵門。隨之入。則尚有一尼。年約三十餘歲。主庵事設酒待之。至晚庵主留之同。

宿結歡喜緣。陳勉應之。次日與少尼赴巫山之會。自此分宵值宿。日在溫柔鄉。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居無何。少尼謂陳曰。奴之所望於君者。欲效吳彩鑾嫁文簫故事。今日夜歡會。恐雙斧孤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久長。盍姑出而謀秦臺跨鳳計乎。陳諾。諾如命。想情寃。終未易遣除也。妖尼恣淫若此。安得借三江之水。爲佛地一滌污穢。

尼姑四

蘇州某庵有一比邱尼。年不過二八。丰姿楚楚。不啻月裏嫦娥。顧雖遁跡空門。已經披蕪而塵心一點偏慕俗家。裝束一日濃妝淡抹。垂髮綆於腦後。姗姗徐步。顧影自憐。行至某舖貨店。購備針黹。舖夥見之。以爲是必女校之女學生也。遂持以與之。尼探囊酬其直。正效河間姹女數錢時。不料觀者屢集。擁擠愈甚。竟將尼之假綆掀落於地。陡露頂上圓光。尼驚皇失色。衆乃大譁。

夫八千根煩惱絲。固尼所自有者也。乃既至牛山。濯濯而復欲仿效乎俗家。回首當年。不亦多此一舉乎。或者曰。此真正是女學生。並且方由外洋留學歸來者。不然何不異於男學生之假綆子而偏於若人也。是異。

### 尼姑五

海上某校書。韶年玉貌。楚楚可憐。有本城人朱某者。納爲簉室。以爲名花。有主。不致風雨摧殘矣。不料朱乖戾性成。笞鳳鞭鸞。多方凌虐。校書不堪其苦。因之遁入空門。李遂指爲捲逃。向新署捏控。差役四出偵探。鴻飛冥冥。迄未弋獲。一日朱在更上一層樓。與友茗談。校書忽頂上光光。翩然而至。朱驟見之下。錯愕不知所計。校書且泣且訴。瀝陳刻薄情形。聲泪俱下。朱赧顏欲避。校書牽其裾。堅不釋。旋相將下樓去。校書自報英解。聲訴問官訊得。捲竊無憑。且校書實有冤抑。不予准理。噫。妾眞薄命。猶是飄零郎太無情。尙思磨折。

一腔幽怨。不難勘破。紅塵畢世。清修永合。茲白水潔身遠引。悟道入禪。有足多者。彼校書其能守焉否耶。

尼姑六

金陵有魏某者。早年娶賈氏女爲室。琴耽瑟好。伉儷甚敦。嗣以父母相繼逝。世爲債戶所迫。舍家遁去。蹤跡杳然。賈氏旋亦披度爲尼。遁入空門。粥魚茶版。忽忽已十載矣。魏自去家後。束髮爲羽士裝。雲遊天下。隨處募資。積銖累寸。囊橐漸充。忽焉觸動鄉思。易髻爲辯。間關回理。遍訪賈氏音耗。不可得。一日遇諸途。悲喜交集。各訴離緒。至於泣下。乃願效樂昌之破鏡重圓。賈氏曰。人則猶是也。而髮已濯濯矣。何如魏白。何懼。乃購髮網爲之妝飾。則一三十許麗人也。相與重締舊緣。墜歡再拾。復爲夫婦。如初觀於此。可見離合之奇。月老真好爲作弄。然亦未始非佛門弟子一段佳話。

## 尼姑七

浙東某地方有陳某。操駕舟業。某日有比邱尼附船赴郡。携一衣包。內藏銅元若干。陳某見之。疑爲銀也。欲謀之。將船搖向僻路。促令登岸。指其包。刺船徑去。時已日暮。途窮。尼踉蹌至某農家。見有一婦一孩。夫尙外出未歸。尼哀求寄宿。婦許之。遂與同床而睡。次晨辭去。及夫歸。見床前有濕鞋痕。果男鞋也。疑而問。孩言母與和尙同睡。夫大怒。立將其妻擊斃。越數日。尼以禮物踵謝。孩告父曰。前夜與母同宿者。卽此和尙也。甲始知妻之冤。順手擊孩一下。頓卽畢命。尼惻然於心。亦投河而死。未幾。陳被雷殛死。手中捧銅元焉。按此事皆由疑起。舟子疑銅元爲銀而故匿之。婦之夫疑濕痕爲僧鞋而輕信。孩言以致連喪二命。疑之爲禍也。烈乎。律重首惡。故陳不免於雷殛歟。

## 尼姑八

鄂省某縣某氏婦。性淫蕩。常不安於室。其夫深惡之。訴諸妻兄。將計殺之。爲婦所聞。逃爲尼。初與某甲私。旋又與某乙比鄰而居。因亦有染。尼得新棄舊。遂與乙謀。殺甲而移其屍於兄之田中。蓋尼因兄之曾欲殺己也。將以報宿怨。而詐資財。而不意。黑夜中。誤埋其屍於鄰田也。次日尼親詣縣署。報兄謀殺其道友。且指其匿屍處以證。縣官信之。率役前往。起屍不得。而得諸鄰田。驗之。果有傷。乃帶尼與田主鄰保等回署研訊。先提尼推鞫。旋及左右鄰。乙故尼鄰。故亦與焉。乙見差至。早已心虛。迨上堂時。見尼跪於階下。卽大聲曰。爾害我。我當時云。殺人者要償命。爾云。弗怕。且云。可藉此詐錢。成家。今何如耶。官見乙不刑。自承大喜。立命錄供畫字。而案遂定。此真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者。

江浙間多俊尼。而浙湖之南潯鎮尤爲著名。南潯有萬壽庵。玉兒者。尼庵中之特色也。常熟孫太史微時。實眷之。太史故貧甚。家居無俚。偕其友某君作南潯遊。一見玉兒而悅之。遂與定情。禪榻流連。互相憐愛。太史固阮囊羞澁者。玉兒郤不以金錢爲主義也。閱時既久。太史歸矣。玉兒諄諄訂後會。而太史竟從此與玉兒絕。玉兒因之仰藥死。人莫不詈太史之無情。而憐玉兒之多情也。然玉兒之死。正別有原因。在南潯尼庵私例。凡有與幼尼破瓜者。同庵之人。皆得有所津潤。太史蓋不名一錢者。則玉兒未始不爲庵中人逼迫所致也。伯仁由我而死。太史真薄倖哉。

### 尼姑十

婦女祝髮爲尼。本屬萬不得已之事。必其人六根已淨。方得一意修真。乃庵觀之中。類多幼尼。苟非拐帶而來。必係佛門淫種。往往老尼視爲錢樹子。使

之倚門賣笑。效勾闌行徑。凡若此者急宜遣之。還俗不然。則亦多此披剃之一舉矣。常州某尼庵。本多女尼。每值佛誕。廣集十方女檀越。唪經禮懺。相習爲常。近更多選幼尼。日以手工爲事。中有二尼。年屆破瓜。尤爲嬌豔。見者皆疑爲天女臨凡。於是輕薄之徒。以購求活計爲名。爭集於門。甚於市肆。致將清淨之地。變爲熱鬧之場。甚至送客留髡之事。往往而有。是亦風俗之隱憂也。其何弗出諸庵堂。納諸學堂。俾得亦受普通教育乎。

### 尼姑十一

尼而兼妓。江浙兩省多有之。衣俱綢緹。下體亦服裙。裙下蓮瓣。雖不裹。亦頗瘦挺。著時式鞋。不蓄髮。而四周茸茸。覆額被頸。卽俗所謂劉海項者也。冠尼冠。衣皆長領。外罩馬甲。皆以最時新之闌干爲滾邊。項間金練璀璨。時露於外。經餳亦自爛熟。鐘磬鐃鈸笙管無不能。客至可茗話。可筵宴。可手談。並倩

芙蓉仙子作招待員。身價頗自高。求歡好須極親密。而不吝多金。間有納爲小星者。蘇州吳江縣屬之盛澤鎮有淨明庵。中藏少年尼姑數輩。有大金小金兩尼。貌尤俊麗。大金爲某貳尹所昵。欲娶之而格於家法。後不知其所終。小金爲某生娶去。今築金屋於姑蘇臺畔。修其髮而纖其趾矣。兩人同是陳妙常出身。而所遇兩不相同。爲小金幸不得不爲大金憾。

### 尼姑十二

男女好合之私。聖人弗禁。同居生生之氣化中。豈能外此。洪鑪之鼓鑄。但非閑之以禮。則與禽獸奚擇哉。然女尼亦肉慾身。其於青年時候。必責其空門寂守。亦豈人情。石湖之濱。靈巖之麓。有蠡墅鎮。鎮有尼庵。庵有幼尼某。喜整容倩鑷。工除毛髮。月必四五次。四目相對。日積日稔。兩情既洽。遂願通家。一日。工爲尼挖耳。至深入奧。竅時尼不禁。情興大發。乃藉八寶床作肉身佈施。

自以爲無。至礙無恐怖也。詎惡少輩不做好事。伺其方在極樂世界。遽糾衆掩捕之。工乘間脫去。冒險踰牆。墮傷足。不可行。仍被執。拳腳橫施。竟爾殞命。陳妙常受恩深重。其何以爲情。不識諸惡少定做人命。更何以爲地。

### 尼姑十三

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有之云者。言得所歸也。乃反乎有家之常。而偏爲出家之想。或者所天早喪。膝下無依。寄迹空門。餘生斷送。心迹非不清也。而旁觀者猶譏以不出閨門之套話也。况乎以待字年華。強銷磨於暮鼓晨鐘之地哉。常州某鄉一女子。年甫二八。自言勘破紅塵。祝髮於西門外之某庵。四大空耶。六根淨耶。心其死灰耶。形其槁木耶。然耶否耶。其自信之。而自言之耶。乃果不及數月。竟如石頭記櫳翠庵之妙玉。玉樓頭黃鶴一去不還。亦既塵心未淨。何必多此。一舉其殆。別有懷抱耶。眞令人索解不得也。

## 尼姑十四

江浙間多豔尼。而清淨之場。遂變爲齷齪之地。然此風則山東之濟南一帶爲尤甚。有某庵者。中有年輕之尼四五輩。姿容妖冶。各有所歡。暮暮朝朝。不啻巫山雲雨也。第以事屬苟合。碍於人之耳目。乃出其特別思想。以作個中之暗號。如甲尼欲約某客至。則擊鐘也。乙尼欲約某客至。則擊磬也。丙尼欲約某客至。則擊鼓也。個人記此暗號。即可聞聲而至陽臺。豔會習以爲常。以故山門之外。時有狂蜂浪蝶來相聽候者。且一尼之所歡。或並不止一客。其擊鐘而約甲客至者。安知其不又擊魚擊銚而約乙客丙客耶。禪房雖小。可無彼此晤面之嫌矣。噫。如此尼者。既未能空諸色相。何不各自還俗。結成眷屬。不較此委曲周旋之爲直截爽快乎。不然其計雖巧。亦多此一番周折矣。

## 尼姑十五

蕪湖年來種種怪現象。不一而足。某君編成竹枝詞。多至百餘首。率多清新雋逸之句。其尼庵一絕。意厲諷諫。讀之尤覺忍俊不禁。其詞曰。紅妝嫋嫋入孤村。路上青年欲斷魂。借問歡緣何處結。牧童遙指一天門。一天門尼庵。有豔尼數輩。所謂冶容誨淫者。不問可知矣。是庵地處荒僻。爲外人耳目所罕及。故某看詩中。有孤村牧童等語。一時癡男怨女。麇集於此。而大家眷屬。尤喜至其處。乃爲上等閨秀。秘密賣淫之所。庵中之尼。竟如妓家之本家者然。既已自爲博取賣淫錢。又坐收賣淫者賣淫錢。生涯頗覺不惡。此蕪湖怪現象之一也。

和尚與尼姑一

嗚呼。佛門至今日。可謂玷污之甚矣。其僧巧立名目。誘蕩婦以宣淫。其尼暗設陽臺。招蕭郎而赴會。種種不法。正不第如說部所云而已也。甯波某庵有

女尼。堅緣未了。不慣寂守空門。時與某寺僧同參歡喜之禪。或僧來尼處。或尼往僧居。兩相交通。亦兩相秘密。久之春光漏洩。爲一般無賴所聞。一日知尼在僧寺。卽糾集多人。排闥直入。則一對光頭儼如夫婦。正效鴛鴦交頸。而眠。遂雙雙捕獲。縛於柱上。欲勒索重賂。則以僧甚貧。不能應。僅將寺中搜括。一空而已。夫男僧女尼。皈依佛座。原以清淨寂滅爲宗旨。乃借施捨之金錢。養此輩。以恣其淫慾。豈我佛慈悲。亦憐此色中餓鬼。將藉以救苦救難耶。恨不能如韓昌黎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爲快也。

### 和尚與尼姑二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自有僧尼一流。而正倫幾少其一矣。然六根清淨。永成入定之身。猶可言也。若其色障未空。情魔易惹。與其另生枝節。何若於空門中。自求匹偶乎。閩省泉城南門外某山之麓。有雲源寺者。向來主持香火。惟

比邱尼數人。近得檀越廣爲佈施。香積厨中饒有積蓄。遂不免飽煖思淫。以致有別院之僧人。溷跡其中。吳越一體。各自配偶。儼若人間夫婦。伉儷甚諧。某日泉州府某太守詣寺拈香。見僧尼雜處。多至十有餘人。嗟訝久之。謂我佛慈悲。乃容若輩在此宣淫乎。爰擇其年相若者。各爲定配。著令還俗而祇留。一老僧老尼守寺。太守此舉可謂曲體人情者矣。有斯民之責者。使得盡如太守吾知天下必於是乎。鮮怨曠。

和尚與尼姑三

中元節前後之盂蘭盆會。各處沿爲風俗。廣延僧道。大啓醮場。舉國若狂。牢不可破。以致此數日中。羽客縉流。應接不暇。每有以不僧不道之輩。混廁其间者。孰意愈出愈奇。竟有以比邱尼冒爲和尚者。嘻。何其妄耶。揚郡某大家。於中元前三日。延僧誦經。法鼓金鐃。廣宣梵唄。時有某甲入內觀看。見有一

僧雖頂上光光而體態妖嬈絕無鬚眉之氣。疑而審視，遂窺出破綻，知其非僧。乃呼而謂之曰：法師亦欲於青蓮座下現西方並蒂之蓮乎？僧聞之，合十而謝曰：願大檀越以佛法慈悲爲念，廣開方便之門，則所以濟僧者，其功更勝於賑濟孤魂也。甲乃不顧而去。噫！此等淫禪，吾知菩薩見之，將以金剛降魔杵擣之不已，而謂其尙能普度幽魂乎？觀於此而世之迷信者可以悟矣。

### 和尚與尼姑四

蘇州閨門內田雞巷白衣庵住持僧，向不守清規，與附近定慧庵女尼有染。門敲月下緣結花前，蓋不知幾度同參歡喜禪矣。爲同巷地痞所偵知，於某日天明俟庵啟門，糾衆而進，香夥不及攔阻，被其一擁而入，直至禪房深處，則羅帳低垂，尙作鴛鴦之交頸，遂將兩個光頭雙雙捆縛，一絲不掛，四大皆空，相與舉而擲諸門外。時已日上三竿，路上行人漸衆，駐足而觀者，一時如

蟻之附蠶。蘇人最喜觀看。凡婦女爲尤甚。斯時婦女之行經其處者。欲觀而情有難堪。不觀而心有不釋。於是人之觀僧尼者。轉以觀觀僧尼之婦女。其情形可想見也。旋經本區巡警局聞知。將僧尼帶回懲處。並在僧庵搜出女衣一箱。及繡鞋香粉閨物甚多。則淫僧之罪快不問可知矣。後經地方官將兩庵同時發封。以爲不守空王規法者戒。

和尚與尼姑五

杭垣祥符寺僧人靜慧。鍵關求施捨。願滿將大興梵院。有巨賈之妾媚居已數年。蓄有餘資。愛結善緣。竟自備齋糧。乞禪房花木深處。爲清修地。蓋自以爲帶髮修行者也。不謂塵籠未淨。冤孽相逢。坐關者既鑽穴以相窺。繡佛者乃開門而見納。兩心浹洽。俾小僧沐浴於甘露水中。揭諦揭諦。皆大歡喜。嗣慮紺宇琳宮。非藏嬌所。另覓金屋。乘頭上煩惱絲。新長養易服。詎行寺中一

切委香司某謹守之安置妥貼擬仍返關以掩衆人之耳目乃和尙色心熾  
香司盜心生。伺其去時將所有席捲而去迨和尙返而寺中已空無所有徒  
呼負負而已嗚呼天下財色兩字真是誤人不淺。

### 和尚與尼姑六

僧人以朝山進香爲功德原其意以爲活佛不可得而見而生前之清修苦  
行或藉我心之到處印證可微窺其萬千之一二故著名之叢林必使有以  
瞻拜而後快一日有一僧人從浙之定海至華陀山紓道出甬江渡頭待渡  
舟中先有一女尼在佛家無內外進船敍談先語遊覽次引釋典終則各詢  
衣鉢之相承與夫家世之所自出談言未畢各注目相視而相訝不禁失聲  
齊哭合舟爲之愕然蓋僧與尼本屬結髮夫婦因遭亂後流離奔走無家可  
歸因削髮以入空門閱十餘年面目幾皆變改撫今感昔淒慘何堪然以多

年以來。彼此生死之不知。而竟於無意中得夫妻之見面。猶屬此生幸事。惜乎同舟之人皆係萍水。不知此後之如何也。

和尚與尼姑七

吳中某庵有比邱尼。與某寺僧私。僧尼互相往來。僧溺於賭。曾貸尼銀數十兩。許以重利。久弗能償。後尼知僧屢戰屢北。逋賑纍纍。日至僧處。向之逼索。有甲乙兩人。與僧善爲生計。以解其圍。俟尼至。甲與乙突然而入。詢尼曰。師何盛怒。乃齋尼不應。甲曰。師爲佛門弟子。圖重利以索人財。彼請暫緩。卽行謾罵。貪瞋癡三戒。師犯其二。恐非如來所喜也。乙佯爲解之。曰。彼自討債與汝。何干。甲勒收重利爲如來家法。汝未之知耶。甲問何以言之。乙曰。汝不聞。彼教中淨口咒云。修多利修利摩訶修利修修利婆婆訶。淨身咒云。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婆婆訶。此非修利爲如來家法乎。尼見口衆我寡。不敢辨。悻

悻而去。翌日重至。則僧已遷匿無踪。惟有徒呼貧賤而已。噫如此尼者。既失其身。復失其財。夫乃太不直得乎。

### 和尙與尼姑八

蘇州某庵僧六根未淨。四大難空。卓錫於城南之某庵。有某氏女。到庵禮佛。僧試其勾挑手段。致女神情顛倒。竟與之私。庵之左近有一尼庵。庵中祇一老尼。女拜老尼爲師。情願出家修行。其中自是時。借歸甯爲名。往往潛至僧庵。中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久之。又久。外人不能知也。偶女家遣婢媼以食物貽女。婢媼至尼庵。不見女所在。一經盤問。其事乃敗。由女家控僧於官。僧以運動得免。女家鬻女行置不問。且一聽女之所爲。而僧與女遂得往來無間也。何物禿奴。肆行無忌。人有知女。固饒於姿者。咸稱爲三小姐云。

### 道士一

自來庵寺之中。往往藏垢納污。不守佛戒。在和尚則禪參歡喜。在女尼則治容誨淫。其甚者合僧尼於一處。宣淫佛地。種種不法。擢髮難數。惟道士奉黃老之教。以清淨寂滅爲宗。雖其中不無敗類。而寡廉鮮恥之事。尙屬罕聞。不謂蘇州某道觀琳宮紺宇。房舍幽深。有某道人住持其間。忽發異想。購置二女。潛納入觀。使之塗脂抹粉。招引墮鞭俊侶。挾彈王孫。月夕花晨。作風流勝會。道人亦趨承維謹。縮頭曳尾。不以一頂綠頭巾爲老君頽其聲價。蓋居然與賣笑生涯同一蹊徑焉。詎積惡既稔。穢德彰聞。被人告發。將道人與二女一齊捉將官裏去。懲責有差。驅而逐之。從此翩翩羽衣之中。又添老元緒。一流人。而凡爲道士者。可以作龜鑑矣。

道士二

杭州某道院之某道士。自號純陽老祖。售符籙。施法水。歛錢惑衆。鬨動一時。

致有無知婦女。紛紛願列弟子行。該道乃以三六九等日創爲傳道之期。閣嬌娃除焚香膜拜外。環而聽者粉白黛綠。如醉如癡。若問其在院所作何事。在婦女喜結僧道之緣。固不肯言。而亦不能言也。有某游人之女。被其誘置控案請拘。當經兵勇嚴密圍捕。擒獲道士數名。起出藥丸藥水。並有不可名狀之物。大抵皆宣淫媚女之品。又搜獲婦女數口。解經官憲訊鞫。婦女同供被用迷藥強姦。情形鑿鑿有據。道士等亦自知罪無可逭。供認姦污各情不諱。乃按律懲辦而後已。嗟彼婦女。以入廟燒香之故。以致有玷名節。觀此亦知所自返否。

### 道士三

有某甲者。貿易中人也。年逾弱冠。新娶某氏。婦婦饒於姿。伉儷甚篤。甫滿月。甲卽出外營生。婦獨居室中。並無伴侶。一日有嫗欵其門。云係某甲之姑。婦

亦莫窺。巔未延坐。欵洽以姑視姑而已。薄暮不去。婦乃潔一室以榻之。嫗亦安之若素也。詎裙甫解。兩脰毫葺葺然。婦見惑之。猝生一計。託言有物在外。未收嫗不之疑。聽之去而坐待焉。未幾。有數男子擁入戶。擒嫗出。諦視之。乃某道士。僞裝爲嫗者。執而送諸官。訊得實。置諸法。蓋婦之託言而出外。其潛告比鄰也。數男子者。婦所號召而來者也。固道士所不及料也。道士知婦夫之不在家。因設計以思。遂其所欲爲。幸而婦之細心不然。其何堪設想哉。

道士四

嘉興城內城隍廟。殿宇巍峨。香煙鼎盛。有道士修煉其間。數年以來。頗相安也。日者有某宦瀛眷。詣廟拈香。頂禮亞畢。到處隨喜。金蓮貼地。姗姗來遲。驚見一處房闥精幽。陳設古雅。一人雲被羽氅。道貌仙風。一人翠羽明璫。濃妝艷裹。相對列坐。談笑歡嬉。見客至。傲不爲禮。一若行所無事也。者宦眷深訝。

曰。此地何而容野鴛鴦之雙宿雙飛耶。拂袖而去歸訴主人告諸官卽簽差往拘。道士悚惶無地。急以阿諸物厚賄差役而往他處雲遊以避官符。夫近來羽士。每多不守清規。而藉此念咒揑訣之名。偏得誑人財物者。亦徒長其飽暖思淫之念耳。則如此道士者。不誠老君之罪人哉。

### 道士五

釋道二教由來已舊。和尙有禪門。有輔行禪門中雖亦分宗派。而要皆以清淨寂滅爲主。輔行則飲酒食肉。育妻生子。略無忌也。道士之輔行曰火居。上承其所自生下線。其所已出。依附於祖師門下。而自業其業。松江城內有某道士。火居也在某道觀奉香火。家卽居觀之旁。一日有縣差經其處。見有兩婦扭作一團。幾如接翼鴛鴦不可猝解。有見而笑者。有見而勸者。有謂年稚而美貌者爲火居之妾。其稍長者爲妻。以爭值宿故也。其時縣差一池春水。

甚事干卿。乃竟令其彼此不准當。夕致火居之火。直冒而無可發洩。於是乎私事而公辦矣。或者曰。道士窮於攝妖術。詎無敕勒符之可以暫代乎。聞者譁然一笑。

道士六

粵中某鄉有甲乙丙三人。同姓不宗。甲向在新金山經商。獲利而返。年逾不惑。中饋猶處情。乙物色之。乙涎其財。諾焉。一日偶經城隍廟側。見某道士之媳。平姿綽約。以新喪。其姑身穿縗素。遂心生一計。入見道士。託言族兄某甲。近因遇祟。請得符咒治之。彼家資甚富。爾可要以多金。他日得財。平分。道士惑之。乙往返數次。言甲已允。重謝。約期以肩輿來迎。及回見甲。則言道士新抱喪。明之痛。其媳年少貌美。道士欲嫁之。我已代爲致意。甲往覘之。美甚。大喜。遂由乙言定聘金一百二十元。先交若干。以爲文定。俄而甲卜得吉日。雇

備鼓樂。彩輿將往迎娶。先囑乙携齊聘金偕某丙往交之。及見道士忽忽數語。乙告以肩輿將至。可即預備啓行。且言應交之項今已携來。引至僻靜處。交頭接耳。佯作交銀狀。實則慮丙之觀破也。少頃乙丙携手出道士檢齊衣鉢。以俟閱一時。許。准。鑑。輿。從。填。咽。街。衢。抵。道。士。家。各。卸。肩。兀。立。道。士。之。媳。出。而。問。故。僉。曰。吃。爾。喜。酒。也。道。士。出。亦。遭。衆。口。誚。譏。既。而。丙。奔。喘。而。至。謂。吾。方。與。乙。到。此。面。交。聘。金。吾。兄。將。娶。爾。媳。爲。姑。爾。尙。欲。抵。賴。耶。道。士。聞。之。大。怒。扭。丙。欲。與。拚。命。理。論。移。時。始。知。彼。此。皆。爲。乙。所。賺。急。覓。乙。則。已。蹤。影。杳。然。矣。

### 交涉使與婦女之交涉

浙江交涉使王某。上海人也。微時爲本邑徐姓家教讀。徐有女。被王誘騙成姦。密訂夫妻之約。連孕不育。王貧甚。嗣王游學出洋。並應試捐職。先後由女以珍珠飾物。及儲蓄銀兩。盡力資助。時爲女父債知。不與女商。憑媒將女許。

字高姓女雖不無無如何也及王返里探悉底蘊卽情人向高姓婉商退婚加給聘禮令高另娶高亦知有別情允爲兩便嗣後女與王重盟舊好又生一女詎王一入宦途遽爾拋却前情音信不通家用不顧女精通醫理得以行醫度日會王返里女情人令王將親生之女領回俾免將來流落貽人以無父之誚欲得佳婿而無從也蓋女已十五歲矣詎王反遣司事趙某假請醫爲名扭解縣署誣控捲逃女携女到縣瀝陳前情言畢放聲大哭女亦俯首飲泣時田春亭大令攝上海縣篆聞之惻然安慰再四並諭曰汝於當時既非明媒正娶不得謂之拋妻王當日亦非受契價買不得謂之逃妾惟汝母女伶仃太苦俟勸王念及舊情量爲貼補免滋口實母女皆稱謝而退噫如王某者可謂薄倖之尤矣。

東京留學界有女生二人。一曰吳弱。男。一曰吳亞。男。皆某主政之女公子也。二生好交游。略解文字。尤長西文。故到東後。在女界中頗負盛名。弱男於前年。與湖南章士釗結不解緣。旋與章君同往英國。其妹亞男。仍在東京會餘、姚、章、大、炎、氏、組、織、一、亞、洲、和、親、會、合。印度、朝鮮、清國。在東留學生。爲一大團體。以爲聯絡感情。時印度黑人。到者甚衆。吳亞男亦艷服盛妝。驅馬車而至。爲某印度人所心悅。當卽通問姓名。亞男本善英語。應對如流。印人喜不自勝。日夜奔走於亞男之門。亞男心動。竟與之私事。爲留東女界所知。出而干涉。亞男知事已敗露。不可掩人耳目。遂昌言於衆曰。自由結婚。天賦吾權。汝等母絮絮語也。嗚呼。女學生而甘嫁外人。且係黑兒。是眞令人不解矣。

### 大令父子之聚麀

直隸某縣某大令。某督之介弟也。識天津同慶部妓女名燕如者。鍾情甚摯。

其大公子裙屐少年翩翩顧影至津偶涉花叢見燕如美春風一面卽賜以同心之結及夕互罄衷曲真箇銷魂燕嬾曰妾有一客與君同姓同籍面貌尤彷彿但年齒稍長兩頰間于恩于思耳君識之否公子笑曰固識之是卽余父燕大驚面作土色公子曰卿勿爾此屬常事原無足怪但願好月常圓會富以金屋貯卿也燕領之遂與訂後期而別大令偵知之大怒將五千金出燕籍不令與公子接巫山雲被石尤風吹散楊花無力只好隨風公子多情徒勞夢想後竟父子不相見云。

老夫女妻之遺孽

浙撫增子固中丞一日因赴某廟拈香方出煖閣突有仁和相國繼配王孫氏攔截憲駕狂呼冤枉經增撫溫詞傳詢據稱中堂在日有小箱一具囑氏收藏言內係股票契約等件予老矣設有不諱卽以此中物爲汝衣食之資

免致仰人鼻息及相國易簷。復立遺囑。所有家資。均勻作六股分派。不料孫兒某某等。凡筵未撤。擅將家產密謀私分。攤作五股。置氏於不顧。某日復情帳房門客等多人。百端恫喝勒繳小箱。當時氏謂如能上達遺囑。將家產六股分派。卽將此物交出。伊等不允。突於某月某日之半夜。乘氏睡熟。膽敢撬開臥室。手持長刀。將氏衣領扭住。喝稱速將小箱交出。否則。卽飲汝以白刃。其時性命呼吸間。不容毫髮之際。祇得將箱交。彼自此以後。四面埋伏。將置氏於死地。今日得隙逸出。奔赴憲轅。乞恩援救。並於懷中出白稟一扣。呈閱言已。涕泗滂沱。屬從咸爲酸惻。增撫閱稟後。溫語勸慰。謂此係爾等家事。一經涉訟。轉傷中堂家聲。本部院當飭杭州府會同兩縣邀集公正紳董到府理處。斷不至使汝失所云。當時氏飲泣吞聲叩謝而退。

### 莽學生

莽學生

廣西凌雲高等學堂學生陸家吉。曾聘蒙氏女爲妻。女名白梅。饒有姿色。親迎有日矣。陸忽聞女與某甲有染。借某宅爲歡會所。屢欲偵之。未得其間。後聞女已經受孕。陸躁甚。要求四甲保正同到蒙宅。諸人皆莫知所爲。適女自外歸。陸執其手交與保正曰。此女不貞。請懲之。蒙族譁然。與陸立約曰。果爾。請重辦。陸曰。否則甘反坐。乃拘縣訊究。縣令謂凡女子不貞者。身體當變化。必驗明始可判決。即令官穩婆同入保正宅驗之。據稱乳腺未肥。大腹部未膨脹。眞處子也。因簪花鼓吹歸之。謂隣諭告當反坐。遂革其學生。拘囚囹圄。致完娶無期焉。是則陸之一時鹵莽。不可謂非自作之孽也。

急色兒

浙江省和利市橋下某甲。向作肩販。其妻稍有姿色。素性輕狂。與比鄰某乙結

不解緣。非一日矣。顧以翁姑在室。不能暢所欲爲。某夜四鼓時。乘夫販貨出外。相約至斜面坑廁內歇。巫山雲雨之曲。正在綢繆之際。適有路人經過。聞其內有人聲。疑爲竊賊躲藏。及細視之。則男女兩人交股而坐。遂在橋上大呼捉姦。兩人一驚而散。一時道路喧傳。莫不嗤之以鼻。謂此等人直無異畜類也。然聞乙自受驚後。至於顛癇成疾。是亦孽由自作。其於人乎何尤。

### 貴公子

自上海南北市夜花園盛行。蘇州留園亦起而賡續之。痴男怨女。輒於夜深人靜。共駕馬車。洋洋而往。倚闌私語。未免有情。而雪藕調冰。猶其事之表面者也。旋爲警局禁止。而城內相去較遠。尙未週知。某夕有某貴公子與某女學生。於魚更三躍時。携手於園門之外。雙扉靜掩。扣之不開。久之始悵然欲返。曰。今夕風月無可再說。其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乎。遂相與就宿蘇臺旅館。

鶼鶼比翼同上陽臺雲雨之樂其樂如此是則旅館者直臺基也人曰情場吾曰孽海

紳家婦

泰州曲塘鎮某紳子娶婦某氏性蕩甚紳子他往婦與鄰人某有染婦有小姑年十九美而慧婦恐其洩已之私也因與某商思並汚之以塞其口適逢姜堰鎮會期婦與某定計誘小姑買舟同往及抵鎮婦先行登岸留之在舟某忽至遽狎抱以求歡在間不容髮之際小姑情急智生急拔髻上釵力刺某下體某痛極而逃婦歸舟見其異知有變無顏歸家半路投水死救之冰矣某旋亦以下體腐爛死

淫僧醜劇

蘇郡城南雲花庵有住持僧名一誠者六根雖淨五戒未除與近處某氏婦

有私禪榻。鬢絲往來甚密。蓋此婦潛至庵中月必數次焉。一夕魚更初轉婦又赴無遮之會。爲鄰人偵知之。踰垣窺伺。備得姦情。遂排闥直入。將一對野鴛鴦雙雙繫縛。飽以老拳。有惡作劇者。令將僧與婦易其衣服。於是僧紅錦抹胸羅裙六幅。婦則袈裟一領。手綰牟尼。天明始送元和縣懲辦。沿途觀者莫不笑之以鼻。時李紫瓏大令握縣篆。升堂訊問後。婦經其親戚領回。僧則予以笞責。枷號示衆。不久怛化。嘻以清淨之地爲汚穢之場。佛地宣淫。滔滔皆是。彼世之婦女。動以入廟燒香爲名。月必數至者。殆亦婦之故智耳。獨此庵也乎哉。

### 妒婦笑談

京師某部郎家有婦某氏。性悍妒。聞其夫欲納妾。屢阻之。部郎心滋不悅。一日謂其婦曰。汝不容我納妾。今我已另築一安樂窩矣。某氏聞而信之。遣人

潛訪知姨太太果住大荔會館。遂率家人以往及至見門上所懸官銜姓氏。果屬不謬。不覺怒髮衝冠。直入內室。大呼姨太太何在。僕婦答曰。在上房梳頭。氏乃逕入上房。猝髮痛毆。某姨太太問厥由來。則曰。我乃正太太汝尙不知也耶。姨太太因以善言勸慰。請俟主人來。再行計議。俄而某部郎歸。詢悉情由。入與某氏相見。則兩人皆未一謀面者。叩其夫姓氏。知爲宗年。嫂意亦不欲深究。惟姨太太以橫被毆辱。徐諷之曰。既係我家之正太太。今夕枕席。之歡自當奉讓。妾亦甘作小星也。某氏羞愧。欲死踉蹌遁去。蓋兩部郎係同年同司所事者也。都人士聞之。遂哄傳爲笑柄云。

### 遊舫揮拳

某少尉聽鼓金陵。官囊頗裕。慕秦淮燈舫之盛。招邀賓客。泛乎中流。某公子亦在座。吳姬越妓。侑酒徵歌。頗相得也。及酒酣耳熱。諸客各携意中人舍舟。

登岸惟少尉與公子尙在木蘭舟上。忽對面鷁首飛來。粥粥羣雌令人心醉。中有麗人年近二十許。著藕色衫。臨風閒眺。眉目含情。少尉不知誰家眷屬。評頭品足。信口詆諧。未幾拍掌曰。尙與若箇女郎銷魂。眞箇僕將終老。是鄉不攀凡葩於塵世矣。一語未終。公子卽以巨靈掌擊其頰。少尉不解其故。亦以老拳回敬。公子愈怒。遂將少尉推倒。按胸捶臂。摧折一番。招招者不敢勸解。飛告諸客。始得解紛。細詢巔末。乃知向所見者非他。卽公子之瀛眷。著藕色衫者。其小星也。疑少尉有心輕薄。故惱羞變怒也。書之以爲輕狂者戒。

### 香車攝魄

京都某生少負俊才。丰神秀朗。工吟詠。尤擅詞曲。人皆以小衛玠目之。中秋節人月雙圓之夜。翔步街衢。遙見一健奴跨駿驥。導錚車前行。車上四面皆玻璃。月光射入。照見中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花容玉貌。不啻神仙中人生。

驟如神奪。車行絕駛。竭力奔隨。顏汗珠下。女亦頻回顧。行至閘市。瞥然而逝。生瞪目直視。癡若木雞。後經其戚某喚車送歸。僵臥不起。亦不言。惟日飲粥。一匙如是數日。羣醫莫識其何病。初生方注。目急追。不覺魂已離殼。逕入輿中。與女並坐。須臾抵女家。隨女入閨。綢繆數日。一夕忽遇朱衣人。命僕送歸。遂蘧然而蘇。家人羣集研問。生具道嶺末乃倩冰上人往爲說。合卒不果。生旋以是病而死。殆佛家所謂孽緣者歟。

小妬奸

蘇城某氏女。年纔十七。丰致頗佳。傭於城中某姓家。先與乙童私識。曾得洋蚨數十枚。旋又通於甲童。誓海盟山。往來甚密。未及匝月。爲乙所知。欲得甲而甘心。一日女偶偕甲游玩。至總捕署前。與乙相遇。彼此互扭毆毆不已。女竭力解勸。左右爲難。詎乙醋氣直衝。突出并州快翦。向甲腿上直刺。甲痛極。

呼救爲署中惠詩檯司馬所聞。飭差拘案。先提女問悉前情。然後提二童詰之。甲供姓張。年十六歲。近與女相識。遇乙行兇。務求伸冤。乙供姓王。年十一歲。數月前與此女繾綣。情深。今忽被張獨佔。豔福。故欲與伊拏此小命。司馬得供大怒。以甲乙兩童小小年紀。竟敢恣意狹邪。踢翻醋罐。判令各予笞責。輕重有差。女掌頗二百下。交官媒候保曠。此二童者。乳臭未乾。竟至輕薄若此。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能無慨世風之日下哉。

### 冒敦倫

荊州沙市劉家塢有王姓子者。好作狹邪游。其母屢戒不悛。急爲納婦。以爲既得家雞。當不復逐野鷺矣。詎狼子野心。依然未改。合巹未滿三朝。仍思洞入。迷香銷魂。眞箇事爲其友劉某所知。向王借衣一襲。即於是夜人靜後。以扇掩面。潛入洞房。伴娘不及細察。起身迎迓。遞奉茶煙。劉故不出聲。搖手止。

之揮之使出。遂閉門滅燭。偎香倚玉。好夢同圓。次晨伴娘窺出破綻。大呼有賊。王母聞聲。趁視赫然震怒。上前直批其頰。正呼衆縕縕。王亦自外歸。遂將劉送請江陵縣究辦。新娘羞憤交集。屢尋短見。勸解不聽。卒以自經死。嘗讀携椅倚桐同玩月。點燈登閣各攻書之句。竊歎才子佳人。以一時遊戲。致啓強徒汚辱之端。釀成千古冤案。恨不得執其人而唾罵之。乃千載而下。又有劉某之刁姦淫險。污人清白。其罪真不容於死矣。然如王迷戀煙花。狎暱匪類。以致禍及閨闥。嗚呼亦可以鑒也。

將計就計

河南正陽縣某甲。游手好閒。鰥居無偶。日以沾花惹草爲事。比鄰某氏婦文君。新寡頗擅丰姿。甲見而悅之。多方勾引。氏不爲動。甲再四思維。心生一計。潛取素紙一幅。製作高冠。曝於庭際。事機不密。爲婦所見。知甲弄此狡猾。必

是爲已而設一笑置之潛卽預爲之備至晚甲峩冠博帶塗面持繖扮作無常鬼昂然而入直抵婦室維時銀缸無燄羅帳低垂意彼姝香夢方酣今夕當償素願矣詎揭幃視之見一紅衣婦披髮伸舌耳目口鼻狼籍血污雙目炯炯如欲攫人甲觀此不覺大驚立時暈倒蓋婦扮作縊鬼以待甲所謂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也婦見甲已倒地攬衣急起呼集鄰人詳告其事衆皆皆裂執甲欲毆審視之則已氣絕翌日婦詣縣伸訴縣官驗屍後嘉婦智節爲之詳請旌表焉

### 殺妻求妻

林某甬東人也饒於財而好漁色娶妻葛氏丰致頗佳初時伉儷甚諧旋赴戚家偶見鄰女范氏美於妻百計求通得與女之兄若母相稔時女兒困於家食逆知林意商令女僞與欵洽謀取其貲以濟貧女從之林顧而色喜乘

間狎之。則曰：此禽獸之行，非人所爲。如與君有夙緣，當爲蠻膠之續。林領之回家，逼其妻自盡。妻無奈，遂投繯焉。時范氏得林投贈，已將半餘金，及林遣冰上人至，其母却之。林大驚，乃央其戚與女面達。女曰：彼忍於殺結髮人，眞豺狼也。豈可與居哉？堅拒不允。自是不復相見。林旋以氣憤死。

薄命

某甲無賴也。游手好閒，遂以演唱淫詞小說爲事。某日在鄂垣長街某巷內，誘惑人心。有女郎七八人，招之以手，給以錢，使唱祝英台、梁山伯故事。甲獨據高几，檀板輕敲，清音徐度。時正涼風拂袂，螢火沾衣，圍坐聽者皆興高采烈。有某女郎忽失聲大哭，掩袖入內。良久未出。其女伴急入臥室覘之。女郎方以裙帶繫於牀楣，以頸相就。女伴大呼，相將抱下，詢其故，不答。惟長歎而已。女伴中有知其事者，言其十三歲時與某公子同學，年貌相若，情投意合。

曾私定終身。以死相誓。公子屢託人商諸父母。其父母以門第故。不從。公子遂抑鬱成病而卒。殯後。女屢欲縗衣素裳。親往祭奠。亦格於親命。不得。遂其志。自後每有感觸。輒尋短見聞者傷之。然而此女雖深於情。亦太痴矣。

孽海叢話 三編

九十

孽海叢話三編終

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

孽海叢話  
(三編價洋三角)

著作者 倭楚

發行者 小說進步社

印刷者 小說進步社

發行所 小說進步社

版權所有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

寄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